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

寓所谜案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杨山青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

寓所谜案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杨山青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7-1310

Agatha Christie

MURDER AT THE VICARAGE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寓所谜案 / (英) 克里斯蒂 (Christie, A.) 著; 杨山青译. —
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02-006450-2

I. 寓… II. ①克… ②杨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883 号

责任编辑: 姚翠丽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寓所谜案

Yu Suo Mi An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杨山青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75

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6450-2

定价 21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最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第一章

我不知道到底从哪儿开始这个故事,但还是想从某个星期三在牧师寓所的午餐时分开始。席间的交谈大部分与将要叙述的故事无关,但还是涉及一两件有启发性的事情,这些事情会影响到后来故事的发展。

我刚切完了一些熟牛肉(顺带一句,牛肉非常硬),在回到我的座位上时,我说,任何人如果谋杀了普罗瑟罗上校,将会是对整个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我讲的这番话,倒是与我的这身牧师制服不太相称。

我年轻的侄儿丹尼斯立即说道:

“如果有一天发现那老家伙躺在血泊中时,那句话会用来指控你。玛丽会提供证据的,玛丽,不是吗?她会讲你是怎样在切牛肉的刀上烙上复仇的标记。”

玛丽现在是牧师寓所的女佣,她把这份差事当做谋求更好职业和更高收入的跳板。她只是一本正经地大声说道:“吃青菜!”然后将一只有裂纹的盘子狠狠地推到他(丹尼斯)的面前。

我妻子以一种同情的语调说:“上校确实令人讨厌吗?”

我没有立即回答,因为玛丽将青菜“乒”地一声放到餐桌上后,又将一盘湿漉漉的、令人不快的苹果布丁推到

我的面前。我说：“不要，谢谢。”但她还是猛地一下把盘子放到桌上，离开了房间。

“很抱歉，我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主妇，”妻子说道，声音中略带愧疚。

我颇有同感。我妻子名叫格丽泽尔达——对一个牧师的妻子来说，这样一个名字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但也仅此而已，她绝非一位温顺的女人。

我一向认为，牧师应当终生不娶。我为何在认识格丽泽尔达仅仅二十四小时就向她匆匆求婚，这一点我仍然迷惑不解。我总是认为，婚姻是一桩严肃的事，只有在双方长期的倾心相爱、深思熟虑后才能缔结良缘。首先要讲情投意合。

格丽泽尔达小我近二十岁，秀丽迷人，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。她在各方面都胜我一筹，与她生活，令我烦恼不已。她把教区当做供她开心取乐的某种大玩笑。我曾努力要改变她的想法，但一无所获。我比以往更为坚信，牧师应当独身。我常常向她暗示这一点，但她只是付之一笑。

“亲爱的，”我说，“只要你稍微尽点心——”

“我有时是尽心的，”格丽泽尔达说，“可是，很多情况下，我想我是适得其反。我天生就不是个家庭主妇，所以我想最好还是让玛丽去操那份心吧，我不图舒适，牺牲一些口福就行了。”

“那你的丈夫怎么办，亲爱的？”我以责备的口吻说，一面又像《圣经》中的魔鬼那样，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引经

据典，加一句：“她善持家道……”

“想想你没有被狮子撕成碎片，真够幸运啊，”格丽泽尔达很快打断了我的话，“也没有在火刑架上被烧死。糟糕的食物、四处灰尘和死黄蜂根本值不得大惊小怪。再讲点有关普罗瑟罗上校的事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早期的基督徒不受教会执事的管束，是够幸运的。”

“高傲的倔老头儿！”丹尼斯说，“难怪他的前妻离他而去。”

“我看不出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。”妻子说。

“格丽泽尔达，”我厉声说道，“我不允许你那样说。”

“亲爱的，”妻子撒娇似的说，“给我讲讲他的事吧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那位豪伊斯先生的点头哈腰时常惹恼他吗？”

豪伊斯是我们的新牧师，刚到这里三个星期。他持高教会派的观点，在星期五节食。普罗瑟罗上校对任何清规戒律都十分反感。

“这次不是的。他确实碰到过豪伊斯的这番模样。不过，整个麻烦是由普赖斯·里德利夫人的糟糕的一英镑钞票引起的。”

普赖斯夫人是一名虔诚的教徒。在参加她儿子忌日的早间仪式时，她将一英镑的钞票投入捐献袋。后来，在公布捐款的数量时，她痛苦地发现，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是所提到的最大的票面额。

她向我抱怨这件事，我非常合情合理地指出，她一定是弄错了。

“我们俩都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，”我试图巧妙地转开话题，“我们得忍受一些年迈带来的麻烦。”

奇怪的是，我的话仿佛使她更为愤怒。她说，事情非常奇怪，但令她吃惊的是，我并不认为是这样。她气冲冲地走开了，我想，她是向普罗瑟罗上校诉苦去了。普罗瑟罗上校是那种一有机会就小题大作的人。他确实小题大作了一番。遗憾的是发生在星期三。我正好星期三早上给教堂的日间学校讲课，上课令我心力交瘁，并让我在接下来一整天都心神不宁。

“好了，我想他是得寻点开心，”我妻子试图不偏不倚地说这件事：“没有人在他的周围惹恼他，叫他亲爱的牧师，或是给他绣难看的拖鞋，也没有人给他圣诞节的暖袜。他妻子和女儿对他腻烦透了。我想，到别处去耍威风会使他感到高兴些的。”

“他用不着为那事而大动肝火，”我略带惧色地说，“我想，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说的话的含义。他想要查遍教堂所有的账目——万一有人贪污——他是那样说的。贪污！难道他怀疑我挪用教堂的钱款吗？”

“没有人会怀疑你什么，亲爱的，”格丽泽尔达说，“你非常清白，不会遭人怀疑，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证明这一点。我倒是宁愿你去挪用福音传播会的钱款。我讨厌传教士，我一向讨厌他们。”

我正要责备她，这时玛丽端着一份半生不熟的大米布丁来了。我略表不快，但格丽泽尔达说，日本人总是吃半生不熟的大米，结果大脑非常发达。

“我敢说，”她说，“如果你每天都吃这样的大米布丁，你星期天的讲道将会非常精彩。”

“天理不容。”我不寒而栗。

“普罗瑟罗明天晚上过来，我们一起查账，”我说，“我必须准备好今天为英国教会男教友会讲道。在查阅参考资料时，卡农·雪莉的《现实》一书令我着迷，所以我的讲道准备得不太好。你今天下午打算做什么，格丽泽尔达？”

“尽我的职责，”格丽泽尔达说，“尽一位牧师太太的职责。喝茶、听听下午茶时分的流言蜚语。”

“谁会来？”

格丽泽尔达脸上露出一副正人君子的神色，晃动着手指数出了一串姓名。

“普赖斯·里德利太太、韦瑟比小姐、哈特内尔小姐，还有那位可怕的马普尔小姐。”

“我有几分喜欢马普尔小姐，”我说，“至少她有幽默感。”“她是这个村中消息最灵通的”格丽泽尔说，“她总是了解发生的每一件事，并且从中作出最坏的推断。”

像我说过的那样，格丽泽尔达比我年轻得多。像我这样的年纪，已经明白，最坏的往往是真实的。

“啊呀，别等我喝茶了，格丽泽尔达。”丹尼斯说。

“愣小子！”格丽泽尔达骂道。

“随你骂，听着，普罗瑟罗一家人今天真的要约我去打网球。”

“愣小子！”格丽泽尔达又骂了一句。

丹尼斯莽撞地跑开了，格丽泽尔达和我一起走进了我的书房。

“不知道我们喝茶时吃什么，”格丽泽尔达说，一下子坐在我的写字台上。“我想，斯通先生和克拉姆小姐会来的，也许莱斯特朗兹太太也要来。喔，我昨天去拜访她，可是她外出了。是的，我想我们应该邀请莱斯特朗兹太太来喝茶。她就这样来到这里，租一间房子住下，几乎从不露面，这太神秘了，不是吗？这令人想起侦探故事。你看到这样的描写——‘这位面容苍白而又美丽的女人是谁？她过去的经历是怎样的？无人知晓。她隐藏着杀机。’我相信海多克医生对她略知一二。”

“你读的侦探小说太多了，格丽泽尔达。”我温和地说了一句。

“你又怎样呢？”她反唇相讥，“有一天我到处找《楼梯上的血迹》，当时你在这儿写布道词。后来我进来问你是否看到这本书时，我看到些什么？”

我的脸红了。

“我是无意中拾起这本书的。偶然一句话吸引了我，于是……”

“那些‘偶然一句话’我总是记得很清楚的，”格丽泽尔达津津有味地讲道，“‘然后，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格丽泽尔达站起身来，穿过房间并热吻她的年迈的丈夫。’”她边说边走过来吻了我一下。

“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然是的，”格丽泽尔达说，“伦，难道你没有看到，

我本可以嫁给一个内阁部长、从男爵或是一位富裕的公司创办人，三个副官和一个有着迷人风度的浪荡公子，但是我却选择了你，这难道不使你十分吃惊吗？”

“当时确实如此，”我回答道，“我常常纳闷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”

格丽泽尔达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这样使我感到我自己魅力无穷，”她喃喃自语地说道，“其他人只是认为我美貌动人，当然，如果他们娶了我也会是美事一桩。然而，我是你最不喜欢、最不赞同的人，但你却无法抵御我的诱惑！我的虚荣心使我无法放弃这样一种位置。我宁愿当别人隐秘而快乐的罪恶之源，也不当摆设，成为他们帽子上一支羽毛。我一直使你非常不快、使你丧失理智误入歧途，可是，你却发狂般地爱我。你就是发狂般地爱我，不对吗？”

“我自然是非常喜欢你的，我亲爱的。”

“噢，伦，你是爱我。你还记得那天，我待在镇上，给你挂电话，而女邮政局长的妹妹正在生双胞胎，她忘了接通电话，你老是接不到我的电话，你当时惊恐万分，向苏格兰场报案，引起了一场惊慌。”

有一些事情，人们是不愿去回忆的。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，我真是太蠢了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得继续准备英国教会男教友会的布道稿。”

格丽泽尔达愤愤地叹了一口气，将我的头发抚弄起来，又抚平，说道：

“你不配我。你确实不配我。我要和那位艺术家来

一点风流韵事。我会的，一点不假。然后，你想想教区的流言蜚语吧。”

“已经够多的了。”我温和地说。

格丽泽尔达朗声大笑，轻轻吻我一下。从窗户旁走开了。

第二章

格丽泽尔达是一个十分令人烦恼的女人。刚才离开餐桌时,我还感到心绪颇佳,可以为英国教会男教友会准备一篇精彩有力的讲演稿,而现在我却感到心神不定,烦乱不已。

刚等我静下心来,莱蒂斯·普罗瑟罗飘然而至。

我说“飘然而至”,这种说法是恰当的。我曾读过一些小说,其中将年轻人描写成精力充沛——及时行乐^①,青春的蓬勃活力……等等,在我看来,我所遇到的所有年轻人仿佛都附有某种动物的灵魂。

今天下午,莱蒂斯尤其显得如此,她身材修长,面容秀丽,但又显得神情漠然。她穿过法国式窗户进来,心不在焉地取下头上戴着的贝雷帽,用一种大惊小怪的口气含糊不清地说:“喔,是你呀!”

这里有一条小路从“老屋”穿过树林,出口就是我们花园的门,所以大多数从那里来的人都会走进花园的门,再往前经过书房的窗户,而不是绕过一大段路到达前门。莱蒂斯从这儿来,我并不感到吃惊。但是,对她的态度,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

我确实有一点生气。

如果你来到牧师寓所，就得准备与一位牧师见面。

她走进来，一下瘫坐在我的一只安乐椅上。她随意地抚弄着头发，凝视着天花板。

“丹尼斯在附近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午饭后就没有见到他。我知道他是去你们那儿打网球了。”

“噢，”莱蒂斯说，“我希望他没有去。他到那儿找不到什么人的。”

“他说是你邀请他的。”

“我是邀请过。我约的是星期五，但今天是星期二。”

“是星期三，”我说。

“哦，多糟糕！”莱蒂斯说，“这就是说，我这是第三次忘记与一些人一起吃午饭了。”

好在这并不使她太担心。

“格丽泽尔达在附近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我想你会在花园的画室里见到她的——在坐着让劳伦斯·列丁画画儿呢。”

“有关他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，”莱蒂斯说，“是和爸爸闹别扭。爸爸太倔了。”

“都传说些什么——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有关他给我画画儿的事。爸爸发觉了这件事。为什么我就不能穿着浴衣让人画呢？如果我能穿着浴衣去海滩，为什么就不能让人画呢？”

莱蒂斯停了一下,又说下去:

“太荒唐了……爸爸不准一个年轻人进屋。当然,劳伦斯和我只是对此大叫一通。我要到你的画室里来画完这张画。”

“不行,亲爱的,我得说如果你父亲不准就不行。”

“噢!亲爱的,”莱蒂斯说,叹了一口气。“人人都是这样乏味。我感到没劲儿,一点也没劲儿。如果我有一些钱,我就要出走了,但是我没钱,我不能。如果爸爸有钱又死掉就好了,我就能随心所欲了。”

“你不能那样说,莱蒂斯。”

“哦,如果他不要我希望他死,就不应当这样吝啬钱。难怪妈妈离开了他。好多年来我还以为她死了,你知道她跟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私奔的?他漂亮吗?”

“那是你父亲来这儿之前的事了。”

“我纳闷她后来怎么样了。我想安妮很快也会与什么人闹出点风流韵事的。安妮恨我,她对我很得体,但她恨我。她渐渐老了,她不喜欢这样。你知道,到这样的年纪上,你的脾气会变得古怪。”

我担心,莱蒂斯会在我的书房待上一下午。

“你没有看到我的唱片,是吗?”她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太烦人了。我不知道是放在什么地方了。我把狗也弄丢了。我的手表也不知丢在哪儿了,但这没多大关系,反正手表是不走的。噢!我的天,我太困了。不知为什么,我十一点钟才起床。但是生活太叫人心碎了,你说

是吗？哦！我的天，我得走了。我三点钟要去看斯通博士开掘坟墓。”

我瞥了一眼钟回答说，现在是差二十五分四点。

“啊，是吗？太糟了。说不准他们会等我我还是撤下我先去了。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去，看能否赶上他们。”

她起身又飘然而去了，扭头说了一句：

“你会告诉丹尼斯的，是吗？”

我随口应了一声“是的”，当我意识到不知道告诉丹尼斯什么时，已经晚了。但我知道，很可能这没有什么关系。斯通博士的事引起了我的沉思。他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，最近呆在“蓝野猪”旅馆，监督开掘一座位于普罗瑟罗上校的土地上的坟墓。他与上校之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争执。他约莱蒂斯去看掘墓，这倒是很有趣的。

在我看来，莱蒂斯·普罗瑟罗有点像一位风骚女子。我纳闷，她怎样与考古学家的秘书克拉姆小姐相处。克拉姆小姐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健壮的年轻女子，举止大大咧咧，有着成熟的肤色、动物般的活力和一张似乎包不住她的满嘴粗牙的嘴巴。

村里的人们对她褒贬不一，有人认为她不过如此，有人认为她是一位恪守道德的年轻女人，正努力想早日成为斯通太太。她与莱蒂斯迥然不同。

我可以设想得到，“老屋”的情况也许不会太令人愉快。大约五年前，普罗瑟罗上校又结婚了。新夫人相貌异常出众。我一直猜测，她与继女的关系不会太好。

又有人来打扰了。这次是我的副牧师豪伊斯。他想